



执笔人

南海实验初中八(2)班
学生记者 高子欣(证号C03010)

清风几许,枫叶似火,岁月轻寒。我反复阅读文章被录取的通知,心不可抑制地轻颤,那雀跃之情悄然掠上眉梢,又迅速占据了全身。执笔如飞,抒写胸臆的畅快涌上心头,久久不散。

思绪骤然被拉回几个月前。彼时我下定决心写作,落笔写完一篇文章便寄到报社投稿。果不其然,未被录取。再次尝试,我对着白纸陷入沉思,一开始挤不出半点墨水,茫然与紧张吞噬了我的全身。一片空白的纸携带着陌生的压迫感,让我喘不过气。原先炽热的满腔抱负借笔落于纸上,却仅是寥寥数行。交稿,被退,再交,被拒。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失败,逐渐磨平了我的棱角。我望着兜兜转转,还是绕回我手中的稿件,自嘲一笑,明明是平平的文采,普通的语言怎能奢侈地妄想“一举登天”?

风是冷冽的,我看着报社寄来邮件中的黑字,分明是委婉的、略带歉意的,可我并未感受到其中的暖意。无意间,顺手将文稿的草稿纸移到面前。心底一怔,纸上那清秀又略显稚嫩的字迹轻触内心。所有的文字都被认真书写,一笔一画,略显锋芒,字隙间仿佛隐约透出细碎的光亮,那是对文学的热爱与心底深处殷切的期望!

猛然抬头像记起什么似的,望向墙面上贴的便签纸“所有籍籍无名的日子里,我从未看清自己半分”“努力的意义从来不是成功,而是不留遗憾”。

其中渐渐渗出暖意,先是与我轻轻地打个照面,又慢慢探入。刹那间,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暗无天日的隧道,却瞥见了出口的点点光亮,风推着我向前。我决定试一试,试试在路上摸索,试试摸爬滚打,跌跌撞撞去奔赴那黎明的曙光,试试畅游于文字之间。思及此,执笔、落笔、动作行云流水。

此后,我成为了踏上追光之路的勇者中的一员。我开始仔细斟酌作文中的语句,填补其中漏洞。无论身处何时何地,无倦无怠,沉思、执笔、诵读。一刹那的文思泉涌,顺畅地落于笔尖,跃于纸上。我不再感到对文字的生疏,日日与其为伴,落笔成章,每一个岁月中的琐屑都经笔尖流淌,化为文字。闲暇间不禁想:枫叶经受霜打,蜕变为火红是不是也要经历此程?

一次次的退稿,也是一次次的自我坚定,自我磨砺。经此一事,放弃、坚持仅在一念之间。我没有忘记来时的路,没有忘记努力的方向,过往的努力成了我前行的底气,曾经的决心成了我黑暗的救赎。接下来执笔在手,一切由我主宰。相信我终将迎来一场属于我的枫叶红!

我也可以发光

南海实验初中八(8)班
学生记者 姜沂岑(证号C03053)

山川湖海,森林原野。季节变幻,风霜雨雪。纵使是其间一粒微尘,它也有它的光。

天,渐渐黯淡。俯看眼前那架古色的琴,琴码有条不紊地在琴上,琴弦由细至粗一根一根绷在码上,我想起早上答应老师的话,一定会在舞台上完美演绎下一首曲子。但,抬头望向谱架上夹着的曲谱,心里变得空荡、沉重。我怕我弹不好,达不到老师所期盼的效果。我怕我做不到,兑现不了对老师的承诺。坐在琴前,手指上缠绕的绷带,似乎也一圈一圈缠住了我的心。我轻轻叹了一口气,随后手开始在琴上跃动,随着曲谱的指示,时而振奋,弹奏快速,感情高昂,如同那万蝶振翅,扇动心房;时而舒缓,弹奏

缓慢,感情低落,如同那繁花凋零,转瞬入土。一瞬,我似乎找到了感觉,手指不停地在琴上飞舞,不停地弹奏。

一曲即落,最后一根弦弹罢,其震撼久久回荡在我心间。我的心似乎不再空虚,而是充盈的。笑容随之荡漾在我的脸上,衬着月光,令人愉悦。日复一日的弹奏,我已怀抱信心。那日终究来临,帷幕拉开,舞台正中央,聚光灯下,一架琴,一把凳子,一个话筒,一缕光,我迎着光而行,台下静悄悄的,我立足于琴前,被光笼罩,台下掌声雷鸣。

曲始曲落。一切都是悄然无声,我提着裙摆,离开光的笼罩,却感觉依然带光。

思绪回转,已是日挂中天。望着窗外,思绪缥缈。纵使我只是世间一粒尘埃微土,我自有的光。

琴缘

定海二中八(1)班
学生记者 刘玥婷(证号E03001)

天下难事,必作于易;天下大事,必作于细。是以圣人终不为大,故能成其大。

初遇钢琴,就像一道光明媚了孩童的心灵,“我要学!”彼时我信誓旦旦,笑得意气风发。

独上西楼

“这一段又弹错了!”“指法怎么还是不对?节奏再练练吧。”钢琴老师的批评、责问、叹息一遍遍萦绕在耳际。少年泄了气,丢下曾经钟爱的琴,行于小路上。黄昏的晚霞黯然无光,夕日欲颓,归巢的倦鸟哀怨地长鸣,心如支离破碎的琴音般沉下去。

我恐怕不是弹钢琴的料,那,还是放弃吧……眼泪晕湿衣袖,我哽咽着跟妈妈说我不想学了。然而,她只是缄默不语,下一次依旧把我送到老师那里。

“这孩子犟,老师您多担待。”说着,她看了我一眼。那一眼,我无法忘记。

为伊憔悴

曾几何时,我多么自矜于自己的琴技。于是,渐渐地自视甚高,只知炫技巧,总以为这才是钢琴之道,殊不知,年少的初心已经迷失,掩上时光的尘埃。

后来,是无数奖状荣誉迷了我的眼,还是老师的夸赞、同学的艳羡使我难以自拔,我的心中慢慢有了思路。最后郑重放下一个决定:要静心!

再次抚摸琴键,心里荡漾的涟漪慢慢散去,静如止水。滑奏,连音,柔板,快板,往每一个技巧里倾注一份凝心聚神。指法不对,我反反复复重练;音符弹错,我一个一个慢慢来;节拍过快,我调好节拍器,跟着拍子练习。遇到难弹的曲谱,我口中呢喃着音符,用心咀嚼那背后的情思。

迷失的心渐渐归位,我在琴房中迎接早晨的第一抹朝霞,在乐曲里送别傍晚最后一抹夕阳,一天,一月,一年,光阴不眠不休地逝去,但年少的点点欢喜又浮现出来,不急,不躁。

蓦然回首

从巴赫到贝多芬,从古典到现代风,我终是站上了理想的高台。

聚光灯下,我一袭盛装,琴乐从指尖袅袅倾泻而下,在与我诉说着一段段回忆——思绪飘呀飘,是初遇时,我第一次坐上琴凳,指尖接触黑白琴键的一刻,一种奇妙的感觉涌上心头。当我弹下第一个音,弹出第一个音节,是满心满眼的欢喜。即使对钢琴懵懵懂懂,小小的我认真地看老师示范,认真地学,只有踏实、专注。

琴声愈发高昂,又渐轻下去,以一串跳音收尾。全场一片寂静,随之爆发出如潮般的掌声,我抚过琴键,蓦然红了眼眶。

一切,从欢喜开始,中间即使躁动茫然,也终是沉淀。唯沉静之心,方能谱一曲至美之歌,叫“琴缘”。

一幅老旧的画卷

普陀二中八(10)班
学生记者 潘玥焯(证号B0931)

儿时总不懂,老一辈的人为什么总喜欢眺望远方,看着看着,眼里便蓄满泪水。夏日傍晚,太阳挂在天上,如枯枝上挂着的果实红扑扑的,外公摇着摇椅,嘴里念叨着神话故事:那老牛就对牛郎说……没一会儿天就黑了,天上皎洁的月光照在地面上,如积水般澄澈、透亮。“外公你看,那里有好多会发光的虫子,好漂亮呀!”我用稚嫩的语气对着外公说。“傻孩子,那叫萤火虫,哎,你这孩子跑慢点,前面的路不好走。”

直至今日,我还是依然清楚地记得那晚,我在前面追着萤火虫,外公在后面摇着蒲扇悠悠地走过来,“在看什么呢?”“嘘,外公你声音轻一点,我要捉回去好好研究一下这个虫为什么屁股会发光,为什么我的不会。”外公便在一旁看着我捉,但我总因为捉不到而沮丧,外公见我捉不到,伸手一捉就捉到了。“外公你教我怎么捉嘛,我要自己捉。”外公也很顺

从我,手把手教会了我如何捉萤火虫。“快,快,放到这个塑料瓶里!”我着急地说,却发现一只萤火虫悄然从瓶子里飞了出来。现在夏日的晚上,还是那皎洁的月光,亦如从前,我还蹲在葡萄架下追赶着萤火虫,一只萤火虫往我身上飞过来,现在的晚上亦如从前,只是少个再也无法陪我捉萤火虫的人了,我也深刻明白了那句“慢点跑,前面的路不好走”!是啊,哪有什么路一直那么好走,总会有一路的坎坷和荆棘相伴在我们的成长路上。

天上的繁星还在闪,看着皎洁的月光和璀璨的星河,那么所念之人又在何方呢?

抬头看,他还在陪我,照亮我前进的方向,低头看,地面路依旧,再想也只是徒增思念罢了。当时他说他要去很远的地方,我不明白那是哪里,只好答应:“好,我一定好好学习,以后去找你!”想想当时的自己也是十分可笑的。

但是为了当时的承诺,不给自己留下遗憾,从现在开始描绘属于自己的画卷!

